

目錄

| | | | | | |
|-----------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|-----|
| 孫犁小傳 | 4 | 乾巴 | 89 | 秋喜叔 | 166 |
| 白洋淀邊一次小鬥爭 | 8 | 木匠的女兒 | 94 | 疤增叔 | 169 |
| 天燈 | 14 | 菜虎 | 101 | 鞋的故事 | 173 |
| 「帥府」巡禮 | 17 | 光棍 | 106 | 鋼筆的故事 | 178 |
| 織蓆記 | 22 | 同口舊事 ——《琴和簫》代序 | 110 | 老屋 | 182 |
| 採蒲台的葦 | 27 | 報紙的故事 | 121 | 大嘴哥 | 185 |
| 安新看賣蓆記 | 31 | 外祖母家 | 127 | 小販 | 189 |
| 一別十年同口鎮 | 36 | 根雨叔 | 131 | 晚秋植物記 | 194 |
| 訪舊 | 41 | 吊掛及其他 | 136 | 大根 | 199 |
| 黃鸝——病期瑣事 | 46 | 青春餘夢 | 140 | 刁叔 | 203 |
| 某村舊事 | 52 | 火爐 | 144 | 菜花 | 207 |
| 保定舊事 | 61 | 母親的記憶 | 146 | 吃菜根 | 211 |
| 服裝的故事 | 70 | 牲口的故事 | 150 | 拉洋片 | 214 |
| 童年漫憶 | 77 | 一九五六年的旅行 | 154 | 記春節 | 217 |
| 度春荒 | 85 | 吃飯的故事 | 163 | | |

孫犁小傳

孫犁（1913—2002），原名孫樹勳，小名孫振海，曾用筆名芸夫、芸齋、耕堂、縱耕，河北省安平縣孫遙城村（原東遼城村）人。當代著名小說家、散文家，被認為是著名文學流派「荷花淀派」的創立者；同時亦是傑出的記者、編輯、文學批評家。

孫犁 1927 年開始文學創作，著有長篇小說《風雲初記》，小說、散文集《白洋淀紀事》，中篇小說《鐵木前傳》、《村歌》，文學評論集《文學短論》等，另有《孫犁文集》正續編 8 冊，《晚華集》、《秀露集》、《澹定集》、《尺澤集》、《遠道集》、《老荒集》、《陋巷集》、《無為集》、《如雲集》、《曲終集》10 種散文集傳世。

孫犁從事文學活動及編輯工作長達半個多世紀，前期作品（1956 年以前）以散文、小說等形式，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 20 世紀中葉前後中國的社會變遷，展現了抗日戰爭、解放戰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，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區一帶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，保家衛國，進行土地改革、勞動生產、互助合作以及移風易俗的生活狀況與精神面貌。茅盾曾評價道：「孫犁的創作有一貫的風格，他的散文富於抒情味，他的小說好像不講究篇章結構，然而絕不枝

蔓；他是用談笑從容的態度來描摹風雲變幻的，好處在於雖多風趣而不落輕佻。」後期作品（197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初）主要以散文、雜文、詩歌等形式，回憶早年舊事，關注身邊及文壇現實，同時開展舊書收藏、閱讀積累，進行文體創新、文學批評、文藝理論建設等工作。

孫犁兒時即開始接觸「五四」以後的文學作品。孫犁高中畢業後，曾流浪北平，在圖書館讀書和在大學聽講，後在市政機關和小學校當過職員。1936 年暑假後，孫犁到安新縣同口鎮的小學教書，當六年級級任和國文教員。在此期間，從上海郵購革命文藝書刊，繼續進修，並初步了解了白洋淀一帶人民羣眾的生活。

1937 年冬，孫犁參加抗日工作。在冀中編詩抄《海燕之歌》，發表長篇論文《現實主義文學論》、《魯迅論》。1938 年冬，在冀中軍區辦的抗戰學院當教官，教《抗戰文藝》和《中國近代革命史》。

孫犁 1939 年調到晉察冀邊區所在地——阜平，在晉察冀通訊社工作，編寫《論通訊員及通訊寫作諸問題》，編輯油印刊物《文藝通訊》，並發表了《一天的工作》和《識字班》等作品。此後，在晉察冀文聯、《晉察冀日報》和華北聯大做過編輯和教學工作，同時進行文學創作。

1941 年，孫犁回冀中協助編輯了《冀中一日》，寫就《區村和連隊的文學寫作課本》（即《文藝學習》）。1944 年去延安，在魯迅藝術文學院工作和學習，發表了《荷花淀》、《蘆花蕩》、《麥收》等作品。

1945 年，孫犁再次回到冀中，下鄉從事寫作，參加土

地改革，寫作《鐘》、《碑》、《囑咐》等短篇小說和一些散文。1949年進天津，在《天津日報》工作，寫下《風雲初記》和《村歌》等作品。1956年以後，因病長期擱筆。

從孫犁前半生的足跡看，他的求學生涯是一步步離開故鄉，去安國縣城、保定、北平，最後因無業又返回的過程；他的工作經歷是以冀中為重心，涉阜平、駐延安，出走亦歸來的歷程，縱使後來移居天津，其回憶文字仍停留於冀中的美好時光。正是在冀中所寫的一系列取材於白洋淀的作品，奠定了孫犁在中國當代文壇上不可磨滅的地位。

天津的城市生活與孫犁的成長環境截然不同，他的創作經驗與創作來源需要做新的調整與轉換，正如孫犁所言：「我出生在河北省農村，我最熟悉、最喜愛的是故鄉的農民，和後來接觸的山區農民。我寫農民的作品最多，包括農民出身的戰士、手工業者、知識分子。我不習慣大城市生活，但命裏注定在這裏生活了幾十年，恐怕要一直到我滅亡。在嘈雜騷亂無秩序的環境裏，我時時刻刻處在一種厭煩和不安的心情中，很想離開這個地方，但又無家可歸。」因此，孫犁在1970年代開始的集中創作階段，更專注於從自身的閱歷、身邊小事慢慢獲取、提煉自己的感受，保持對現實的敏銳度；也更熱切地進行深入閱讀，作讀書筆記，以期豐富自己的創作底蘊。同時，作為《天津日報》副刊《文藝周刊》的編輯，孫犁對天津的業餘作者，尤其是工人作者的成長付出了極大的心力，開創了《天津日報》副刊熱心發現、扶植新作者的優良傳統，幾十年來為天津和全國文壇培養了一批批知名作家和業餘創作骨幹，其中包括著名作家劉

紹棠、從維熙、鐵凝等。

現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的鐵凝對孫犁評價甚高。她說是孫犁先生點亮了她心中的文學燈火：「我敬仰孫犁先生，還因為他以他的寫作和生活，向我們示範了如何小心呵護真和善和美的種子，使之成為人生溫暖的底色。終其一生，孫犁先生都深切懷念他所經歷過的戰爭年代，懷念他生活過的那些村莊，懷念那些作為夥伴、戰友和同志的戰士和羣眾，這種感情滋養了作家的心靈，無論生活發生了怎樣的變故，他都懷抱着胸中那一簇火焰。在我看來，溫暖的力量、向善的力量、穿越了沉淪以後上升的力量是更難的、更不容易的，需要更大的勇氣，需要更高遠的境界。」

白洋淀邊一次小鬥爭

導讀

本文是 1945 年作者在晉察冀山裏工作時所作，最初在《教育陣地》上連載，後《教育陣地》出版單行本，書名為《荷花淀》。本文講述的是發生在「白洋淀邊」的「一次小鬥爭」，是作者在白洋淀邊聽來的故事，而講故事的人，一位「愛說愛笑的老頭兒」，也不是小鬥爭的親歷者，也是聽來的。於是，真實發生的事件被包裹在兩層敘事外殼中，第一層是老頭兒講給作者的，第二層是作者講給我們的，但兩位講述者都在試圖還原真相，老頭兒講完時提到當事人，並告訴作者，「到同口，你願意認識認識她，我可以給你介紹，她會說得更仔細，我老了，舌頭不靈了。」而作為第二層面的敘述者，作者儘量保留老頭兒「閒話」的主要內容及特徵，讓讀者直接參與到第一層的敘述中。當然，作者亦精心整理「閒話」的線索，讓我們更輕鬆地獲悉重要信息，比如，作者會在老頭的閒話間，點評道，「總好扯到他那兩隻鷹上」，「可是這一回他一扯就又扯到雞上去」，文末，作者又直接援引老頭兒的話，「我那兩隻水鷹也不會叫鬼崽子們捉了活的去！」直接突出並強化了老人閒談的特色。在呈現閒話的形貌的同時，作者亦表現了聽講者的好奇，「我問：『那個追雞的鬼子炸死了沒有？』」「我追問：『那麼那個姑娘呢，她死了嗎？』」和所有聽故事的經驗一樣，聽和講之間是有互動的。

文章作於日本投降之前，整篇文章的基調，洋溢着革命樂觀主義精神。作者去同口送信，是要完成一次行動，老頭兒是交通員，但兩個人全然沒有完成任務的緊張感。老頭兒講述父子倆賴以為生的兩隻魚鷹被日本人搶走，「放在火堆上燒吃了」，也並未沉浸於憤怒怨恨的情緒，而是直接轉化為果斷有力的行動，「兒子去參加了水上游擊隊，老頭兒把小艇修理好，做交通員。」正如文章開篇一段裏所寫，「老頭兒愛交朋友，幹抗日的活兒很有癮，充滿勝利情緒……」

文章的敘事視角轉換自由，鏡頭感很豐富，有特寫，有中景，有遠景。「把信揣在懷裏，脫了鞋，捲起褲腿，在那漫天漫地的蘆葦裏穿過。蘆葦正好一人多高，還沒有秀穗，我用兩手撥開一條小道，腳下的水也有半尺深。」「他使竹篙用力一頂，小艇箭出弦一般，躡到淀裏。四外沒有一隻船，只有我們這隻小艇，像大海上漂着一片竹葉，目標很小。」如此美好的景致，怎能容外敵侵犯？老人要保衛自己的生活，少女們也會奮起反抗，保護自己。「同志，咱這裏的人不能叫人欺侮，尤其是女人家，那是情願死了也不讓人的。」文章裏寫了一位聰慧勇敢的少女，「人們看見那姑娘直直地立在葦垛上，她才十六七歲，穿一件褪色的紅布褂，長頭髮上掛着很多蘆花。」

有一天，我送一封信到同口鎮去。把信揣在懷裏，脫了鞋，捲起褲腿，在那漫天漫地的蘆葦裏穿過。蘆葦正好一人多高，還沒有秀穗，我用兩手撥開一條小道，腳下的水也有半尺深。

走了半天，才到了淀邊，撥開蘆葦向水淀裏一望，太陽照在水面上，白茫茫一片，一個船影兒也沒有。我吹起暗號，吹過之後，西邊蘆葦裏就嘩啦啦響着，鑽出一隻游擊小艇來，撐船的還是那個愛說愛笑的老頭兒。他一見是我，忙把船靠攏了岸。我跳上去，他說：「今天早啊。」

我說：「道遠。」

他使竹篙用力一頂，小艇箭出弦一般，躡到淀裏。四外沒有一隻船，只有我們這隻小艇，像大海上漂着一片竹葉，目標很小。就又拉起閒話來。

老頭兒愛交朋友，幹抗日的活兒很有癮，充滿勝利情緒，他好打比方，證明我們一定勝利，他常說：「別看那些大事，就只是看這些小事，前幾年是怎樣，這二年又是怎麼樣啊！」

過去，他是放魚鷹捉魚的，他只養了兩隻鷹，和他那個乾瘦得像柴禾棍一樣的兒子，每天從早到晚在淀裏捉魚。剛一聽這個職業，好像很有趣味，叫他一說卻是很苦的事。那風吹雨灑不用說了，每天從早到晚在那船上號叫，敲打魚鷹下船就是一種苦事。而且父子兩個是全憑那兩隻鷹來養活的，那是心愛的東西，可是為了多打魚多賣錢，就得用一種東西緊緊地卡住魚鷹的嗓子，使牠吞不下牠費勁捉到的魚去，這更是使人心酸可又沒有辦法的事。老頭兒是最心疼那

兩隻鷹的，他說，別人就是拿二十隻也換不了去，他又說：「那一對鷹才合作哩，只要一個在水裏一露頭，叫一聲，在船上的一個，立刻就跳進水裏，幫牠一手，兩個抬出一條大魚來。」

老頭兒說，這兩隻鷹，每年要給他抬上一千斤。鬼子第一次進攻水淀，在淀裏搶走了他那兩隻魚鷹，帶到端村，放在火堆上燒吃了。於是，兒子去參加了水上游擊隊，老頭兒把小艇修理好，做交通員。

老頭兒樂觀，好說話，可是總好扯到他那兩隻鷹上，這在老年人，也難怪他。這一天，又扯到這上面，他說：「要是這二年就好了，要在這個時候，我那兩隻水鷹一定鑽到水裏逃走了，不會叫他們捉活的去。」

可是這一回他一扯就又扯到雞上去，他說：「你知道前幾年，鬼子進村，常常在半夜裏，人也不知道起牀，雞也不知道撒窠，叫鬼子捉了去殺了吃了。這二年就不同了，人不在家裏睡覺，雞也不在窠裏宿。有一天，在我們鎮上，鬼子一清早就進村了，一個人也不見，一隻雞也不見，鬼子和偽軍們在街上，東走走西走走，一點食也找不到。後來有一個鬼子在一株槐樹上發見一隻大紅公雞，他高興極了，就舉槍瞄準。公雞見他一舉槍，就哇的一聲飛起來，跳牆過院，一直飛到那村外。那鬼子不死心，一直跟着追，一直追到葦垛場裏，那隻雞就鑽進了一個大葦垛裏。」

沒到過水淀的人，不知道那葦垛有多麼大，有多麼高。一到秋後霜降，幾百頃的蘆葦收割了，捆成捆，用船運到碼頭旁邊的大場上，垛起來，就像有多少高大的樓房一樣，

白茫茫一片。這些蘆葦在以前運到南方北方，全國的涼棚上的，炕上的，包裹貨物的蓆子，都是這裏出產的。

老頭兒說：「那公雞一跳進葦垛裏，那鬼子也上去，攀登上去。他忽然跳下來，大聲叫着，笑着，往村裏跑。一時他的夥伴們從街上跑過來，問他甚麼事，他叫着，笑着，說他追雞，追到一個葦垛裏，上去一看，裏面藏着一個女的，長得很美麗，衣服是紅色的。——這樣鬼子們就高興了，他們想這個好欺侮，一下就到手了。五六個鬼子餓了半夜找不到個人，找不到東西吃，早就氣壞了，他們正要撒撒氣，現在又找到了這樣一個好欺侮的對象，他們向前躍進，又嚷又笑，跑到那個葦垛跟前。追雞的那個鬼子先爬了上去，剛爬到葦垛頂上，剛要直起身來喊叫，那姑娘一伸手就把他推下來。鬼子仰面朝天從三丈高的葦垛上摔下來，別的鬼子還以為他失了腳，上前去救護他。這個時候，那姑娘從葦垛裏鑽出來，咬緊牙向下面投了一個頭號手榴彈，火光起處，炸死了三個鬼子。人們看見那姑娘直直地立在葦垛上，她才十六七歲，穿一件褪色的紅布褂，長頭髮上掛着很多蘆花。」

我問：「那個追雞的鬼子炸死了沒有？」

老頭兒說：「手榴彈就摔在他的頭頂上，他還不死？剩下來沒有死的兩三個鬼子爬起來就往回跑，街上的鬼子全開來了，他們衝着葦垛架起了機關槍，掃射，掃射，葦垛着了火，一個連一個，漫天的濃煙，漫天的大火，燒起來了。火從早晨一直燒到天黑，照得遠近十幾里地方都像白天一般。」

從水面上遠遠望過去，同口鎮的碼頭就在前面，廣場上已經看不見一堆葦垛，風在那裏吹起來，捲着柴灰，淒涼得很。我想，這樣大火，那姑娘一定犧牲了。

老頭兒又扯到那隻雞上，他說：「你看怪不怪，那樣大火，那隻大公雞一看勢頭不好，牠從葦子裏鑽出來，三飛兩飛就飛到遠處的葦地裏去了。」

我追問：「那麼那個姑娘呢，她死了嗎？」

老人說：「她更沒事。她們有三個女人躲在葦垛裏，三個鬼子往回跑的時候，她們就從上面跳下來，穿過葦垛向淀裏去了。到同口，你願意認識認識她，我可以給你介紹，她會說得更仔細，我老了，舌頭不靈了。」

最後老頭說：「同志，咱這裏的人不能叫人欺侮，尤其是女人家，那是情願死了也不讓人的。可是以前沒有經驗，前幾年有多少年輕女人忍着痛投井上吊？這二年就不同了啊！要不我說，假如是在這二年，我那兩隻水鷹也不會叫鬼崽子們捉了活的去！」

一九四五年